

1502

胶州文史资料

第三辑



胶州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胶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年8月

封面题字 郝承德
封面设计 杨绍礼
封面篆刻 张浩荣

批准文号： 青出字（QC）880703号
非 卖 品

胶州市印刷厂印刷

胶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任：陈进盘

委 员：田永禄 刘金鉴 匡 黎
冷增璧 孟 浩 张子义

本辑编审人员

审 定：郝承德 徐华林 张海楼

主 编：冷增璧

责任编辑：汤筱林

编 辑：刘文仪 张守文 臧家健

目 录

日军铁蹄下的革命基点村	
——回忆抗战中期河荣庄的革命斗争	
刘文彬	1
回忆在南海第一武工队的战斗生活	
雷邦云口述 纪玉周 杨进科整理	16
火烧日寇汽车	
毛贞起口述 刘敬贤 贾培孔整理	37
沙梁桥伏击战	
张学诒口述 赵书仁 邱永臣整理	42
虎口脱险	
陈宝鼎口述 陈秀业整理	48
回忆随子弟兵团支前	
倪清堂口述 刘敬贤 贾培孔整理	54
解放战争时期的教师生活	
张守文	60
救护美国飞行员威廉·则普利曼	
赵实甫	73
我在姜部的所见所闻	
方本壮	79
我所知道的张鸿飞	
李甫良口述 孙要三整理	95
顽伪争斗 百姓遭殃	
鹿德山口述 于式源整理	104

胶州盐工的罢工斗争	
臧家健·····	109
黑土岭歼匪见闻	
刘子健 周中孚·····	118
在监督执行死刑中平反了一件错案	
阎恒忠 刘群·····	126
田野里的枪声	
高森绪 杨进科·····	141
我听到枪声以后	
雷建华·····	150
青岛锻压机械厂的由来与演变	
唐学敬口述 阎恒忠整理·····	157
“封泥”印迹证计斤	
张树棠·····	167
胶州的马王庙	
薛菊如·····	170
无梁殿与果修	
仲兆锋·····	176
胶州名山——艾山	
周中孚·····	186
胶州风味小吃	
刘俊卿·····	195
赵县长禁毒	
薛菊如·····	210
我市发现义和团《团规》	
文史办·····	215

日军铁蹄下的革命基点村

——回忆抗战中期河荣庄的革命斗争

刘文彬

我的家乡李哥庄镇河荣庄，地处大沽河东岸，抗战时期有360户人家。那时，在俺村东北2里路的李哥庄火车站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在俺村西北半里路的胶济铁路沽河大桥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在村西北5里路的前店口驻有伪军一个中队。日军非常凶残，为了控制铁路，在两侧挖了护路沟。他们清村、清坡，到处抓人去挖沟，不去的抓到当场就杀掉。俺村战洪臣在家打麦子，被日军遇见，当场就被打死。挖的路沟不合日寇的规定，抓到时就活埋，在李哥庄东石级洞（也叫十眼洞）就活埋了9人。人们晚上出来有事，被他们抓到也要杀头，如俺村张德全夜间出来望大白菜，叫鬼子

碰上，就被抓去杀了。朱思升和他儿子晚上在家打铁壶，被鬼子巡逻时听到了，不问青红皂白也抓去杀了。驻在李哥庄车站的鬼子要俺村每天派专人去送情报。谁会想到，这个在日伪严密统治下的“爱护村”却是县委重要的基点村之一，是有名的“八路窝”。中共胶县县委书记李奎生和他的战友们就住在这个村。在奎生同志的领导下，这个村北联南海区大泽山革命根据地，南把革命火种播到杨家山里，东和青岛地下党保持着联系，西领导着胶高边党的地下组织，并使大沽河两岸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一、革命基点村的建立

我村张道源（王海亭）1938年参加八路军胶济一支队，1939年到胶东军区抗大分校学习。1939年秋，我叔兄弟刘从仁在辛庄的表兄管保昌，领着张祥瑞、叶晶川来到河荣庄（叶是

胶县工作团成员之一，后任胶县工委委员）。经叶晶川介绍，我、刘从仁、王百元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我对叶提出，张道源在抗大，我也要去抗大学习。他同意了，并给我和王百元、刘从义、张立堂等开了介绍信，嘱咐我们春节后就北去根据地学习。1940年元宵节那天，大家决定一起北去，我因家里有事没去成。他们3人到平北找到南海地委机关，王百元被分到五旅十四团，张立堂、刘从义留在机关工作。

1940年4月，23岁的李奎生同志来到胶县担任中共胶县县委书记。5月，他到辛庄张祥瑞家，听管保昌说起我要去抗大没去成的事，就直接找到了我家。当时我想，这个人胆子真大，和我过去不熟悉，又是在日军眼皮底下，就敢直接来找我，我从心里感到佩服。他在我家住了下来，并对我说：“你不要北去了，留在这里一样干革命。”并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同

时，刘希端同志也在河荣庄介绍张明礼、张原成2人入了党。我们3人的宣誓仪式在我家的东小屋举行，由奎生同志主持，希端同志参加。奎生同志问我：“你看在河荣庄还可以发展谁？”我说：“在青岛的朱荣先（于天成），在家的孙崇荣（于甸）、张松山、王义普，只要找到他们，讲明道理，是会参加共产党的。”

8月，奎生同志要我带他去找朱荣先（于天成）。我俩就从李哥庄乘火车去青岛，住在东海楼商场德和福渔庄。在青岛先和朱荣先谈妥，他辞去铁路工作，回河荣庄参加革命；又找着在日本文具店当店员的我的表弟孙继本（张立成，孙家村人），他也同意回家参加革命工作，奎生同志托他在日本文具店买了油墨、蜡纸、铁笔、复写纸等办公用具（由于敌人封锁，当时不好买）。回来时，因为奎生同志穿大褂戴礼帽，受到日军的搜查。我穿当地老百姓衣服，办公用品藏在我的篓子里，上面又盖

着杂物，便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就在这月，朱荣先回到河荣庄，奎生同志和我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接着，我俩又介绍孙崇荣（于甸）参加了共产党。

1940年10月，奎生同志在我村建立了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打这以后，河荣庄党组织发展很快。从1940年冬到1941年春，先后发展了刘从达（我老兄）、张松山、孙崇礼、生本华、王义普、朱万先、孙芝兰（女，胶县最早的女党员）、朱合先、毛甲起等9名党员，以后又发展了刘云兰、张桂莲两名女党员。这期间，孙崇荣还发展了石龙屯的张同新入党，我发展了孙家村从青岛回来的孙继本入了党。

从1941年春开始，南海地委相继派来马金波（县妇救会干事）、陈少竹（县妇救会长）、姜更（农救会长）、王杰三（原名赵辉，来时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同志均住我村。特别是陈少竹同志常住我村，对我村党的建设和群

众工作有一定的贡献。我村不仅有较强的党组织，各种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参加妇救会的有孙芝兰、刘云兰、张桂莲、崔玉兰、姜秀兰、范学英、张老妈妈（张松山之母）等，参加青救会的有王晓村、孙崇新、刘志文（李效礼）、刘从礼等。这些组织在团结教育群众抗日、掩护革命同志以及为我们站岗放哨等方面都起到很大作用。

为了开展合法斗争，我们派党员孙崇荣任河荣庄的联保主任，并让他做伪保长朱思俊、张立荣的工作，争取朱、张同情我们，给外地来俺村工作的同志办了良民证，还派可靠的群众朱法先、韩伦祥在保公所听差。日军白天常去俺村，他们不仅应付日军，有情况及时报告我们，还通过我们的抗属张明诚（张道源之父）向给日军办差的人和姜部的人做工作，争取他们不做坏事，不反对我们。如到李哥庄车站给日军送情报的张德员，本来知道我们的活动，

但天天糊弄日军说平安无事。我也做了在日军铁路大桥据点做饭的墨连成（我的叔伯姐夫）的工作，让他及时把日军的情况告诉我们。我还把《胶东大众》、《新民主主义论》等报刊和书籍给河荣庄的小学校长王景辕（于天成的舅）看，争取他倾向于共产党。通过这些工作，对巩固这个革命基点村，掩护我们的地下县委开展工作起到较好的作用，凡到过俺村的同志没有一个受损失。

二、向外发展革命力量

奎生同志建立和巩固了河荣庄这个革命基点村之后，积极向外发展革命力量。

1940年10月，奎生同志要我派人到即墨县马戈庄诊所找王石民同志（后任县委委员、宣传部长）。王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我的叔兄刘从仁带奎生同志到马戈庄（日军据点）以后，与他谈妥，接上组

织关系，让他回到小麻湾（伪军据点）开诊所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石民同志回来以后，先后发展了毛家庄陈雷（陆德元）、前石**龙**屯张翠竹、大麻湾李文景（张立圣）、葛家庄王同风、纪尧志、后辛疃张立亭等人入党，为在这些村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1940年冬，奎生同志又在我村和郑子扬同志（后任县委副书记）接上关系，对我党在王台周围开展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1年秋，杨家山里杨德宣到河荣庄卖大烟。我在张道源的父亲张明诚处遇到他，便告诉了奎生同志。奎生同志对他进行启发教育以后，便和我一起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为以后王杰三、姜更、于光等同志进杨家山里创造了条件。在这同时，县委还经小高村的戚耕民、圈子村的刘希端也在已建立的党组织的基础上积极发展革命力量，在铁路北、大沽河沿岸几乎村村有了共产党员。

这期间，奎生同志还领导我们建起由南海地委一直到胶县南乡杨家山里的地下交通线，分工是：从南海地委到小高村至胶济铁路北这段由韩温澄负责，他经常是夜间持枪来往送干部、送文件，有时也在平度王杰三同志家化装，顺平即公路至兰村联络点，经胶济路西去河荣庄；从小高村到河荣庄来往过铁路和铁路南的毛家庄、葛家庄、大麻湾等村，由我老兄刘从达负责，以后又有朱合先同他一起干；从河荣庄到河西郭乡的袁家小庄，由张仕勇负责；从袁家小庄到杨家山里的西北庄由杨德宣负责，有时杨德宣也直接到河荣庄。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来往护送干部及动员去胶东学习的青年、传递文件和《胶东大众》报等。河荣庄是地下交通线必经之道，过路点是顺着俺村后沽河大堤走，大堤和铁路交叉处的南边有炮楼，日伪强派俺村抽人轮流看守。我老兄刘从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白天化装成小商贩来往过胶济

铁路，他把文件藏在帽子或苇笠中，报纸藏在卖东西的筐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胶东大众》，有些重要消息我们就翻印出来散发。县委的油印机就放在我家，是1940年冬奎生同志要我从圈子村刘希端家拿过来的，他曾要我刻印过《新民主主义论》等。1942年我干宣传工作时，把钢板、铁笔、油墨、辊子（现存青岛烈士祠）拿到王石民家中使用，但油印机盒子仍留在我家，以后丢失了。当时我的家既是交通站，又是联络站。随着形势的发展，从我家逐步扩大到朱荣先（于天成）、孙崇荣、张松山等几个同志家，这样来往的干部就可以分散到若干家住。护送他们时，一般是白天拿着个篮子装作出门走亲戚的，村里群众都明白我们做什么，但仍然积极掩护我们。如我送马金波（家是福山）或陈少竹（家是蓬莱）同志时，他们问我那是谁，我说是我表妹。他们背地里说：“他从哪里来的表妹？”然后把食指和拇指一伸，

意思是八路。来往过路的干部和去胶东区党委学习的青年，每次一、二人，1941年冬的一次最多，有六、七人，是从胶南郑子扬同志处送来的，都是王台周围村庄的同志去胶东党校和青训班学习的，由刘锡山同志（建国后任胶县县长）领着。我们先安排在基点户，然后分别送过铁路。刘锡山同志后来讲，到了我们村就象到了根据地一样。奎生同志讲，黄岛有两个渔民（姓名忘了），由郑子扬发动出来送到河荣庄的，再由河荣庄的同志送往胶东青训班去的。

我们不仅担负着从南海地委到胶县的交通任务，也护送着青岛地下党送出来去内地的同志。如1941年由青岛出来的女大学生杨真同志，由大麻湾韩大民（青岛撤出的党员）处送到我家，要去抗大学习，是我送去的，她回来时又在朱荣先家化了装，然后回的青岛。我们转送的干部和文件从来没有出过问题。